

優等獎

## 孟甲

蕭信維

尿完尿以後，他墊起厚厚的衛生紙把馬桶圈裡外外地板上都擦了個乾淨，就算有些不是他滴答出來的，他也都細細擦了，直到整個馬桶周遭，沒有一絲水痕。他直起身，看著乾淨而突兀的馬桶，忽忽覺得自己是個年輕人。

把成疊的衛生紙丟入馬桶。沖水。巨大的聲響迴盪在窄小廁所裡，他趁機清了清喉嚨，反覆確認自己的聲音音調，細細的他的聲音隨著消退的餘音吞噬進馬桶裡，他探身看看，衛生紙太多，還餘下一些漂浮的碎屑，再沖一次。連續兩次沖水讓老舊的馬桶吃不消，只碎碎的吐出一點水花，沒有把衛生紙沖乾淨。他有些尷尬，但還是趁馬桶水箱充水的時間在鏡子前理了理頭髮，檢查手指甲縫隙，反覆洗手，檢查襯衫邊緣的味道。直到水箱再次充滿，低低的嗡嗡聲熄滅，他才再次按下扳手，把泡在水裡、浮脹飄散的碎屑沖乾淨。

玉滿說，怎麼進去這麼久。他說，裡頭有隻小蟲，抓了好久。

兩人訥訥地坐在床沿。旅社的床硬邦邦的。他稍微挪動自己的屁股，向玉滿坐近了一點，手偶爾輕輕地拍動床上的被子，掀起微微的灰塵，兩人都沒說話。

他細細看著這老舊的旅社，雕花木紋桌几鏤空積滿灰塵，泥金水繡窗簾鋪地沉香桌架，沉沉紅毛氈氈地毯

菸落痕跡，跟順姊借的時鐘擺在床邊桌上滴答答地一直跑。一直跑。腳底抹了滾滾黃油。他也想跑。跑。但一時之間他扶不起自己的男子氣概。小小的自己困在這裡。夜市裡隔壁攤老李總賣著不同產品，硅藻土地墊馬克杯束口夾萬用毛巾瞬吸拖把，紅什麼就賣什麼，有一陣子特別流行滾輪跑動小小倉鼠，老李進了一批貨，他生意不好的時候總往老李那看他如何推銷，一隻鼠說是米奇又是料理鼠王，一間小籠子裡有三房兩廳小衛浴。家長表示家裡不想養多餘的活物，老李伸手往後魔術般一棟哈姆太郎小屋恍恍出現。他只看著小小的滾輪跑鼠，在那透明空間裡躍上縱下，到底能去哪裡呢。跑起來。跑。孩子對著賣力滾輪的小鼠。跑。用力跑。

他突然把手放在玉滿的手上。

雲開霧散的感覺。原來這就是女人的手啊。但他沒敢仔細地摸。只輕輕地透過手掌細微的毛細孔去體會玉滿的每一個震顫。小小的。小小的。他感覺到玉滿全身上下的汗毛都緊張地在喘氣。他也一樣。但不行。呼吸吐氣，他告訴自己，不行。今年五十有一。偶爾運動生活規律。他必須撐起樣子。

玉滿的手微微地震了一下，但沒有撥開。他知道對了，他看的眾多色情片裡有一大類型不都長那樣嗎？公式化的男女，在窄仄的旅店裡，心焦難耐慾火焚燒，卻又無法確認彼此心意，直到碰到手，對，就是碰到手，再來一個眼神，天雷如何勾搭地火，他就如何引逗她。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豁豁然地就是一個翻身，一個按捺，衣服如何脫卸內衣如何解釦，他的腦海裡總有一個小方框反覆播放。男上司女祕書。訂錯房間的同班同學。情竇初開的小男女。他看向玉滿，但玉滿沒有回望他。

沒有回望他。

還是沒有。他開始有條有理地召喚回憶。那些他複習的教材呢？他清楚地記得某些段落。那些軀體美妙的升起與陷落，緊緻與鬆散，炙熱與冷豔。還有那些微妙的氣氛，總是熱烘烘的。他的臉。她為什麼還是沒有回

望他？來之前他特別再次看了他精心規劃的幹您娘專區，那個區塊都是大齡女子。繼母。人妻。那個關出來的專區總是深受好評。來來去去的客人一片二十、七片一百的總是會帶走個兩三片。這還得感謝那個警察。

父親驟逝把這個A片小攤留給他的那年。他還不懂得打點周邊攤商角頭、警察及華西街自治會。總是有事，有時候芳明館有時候環南市場，有時候青山宮有時候地方小廟。他總打點的不周不全。散散亂亂左右手打結，賠禮道歉，有一次小角頭掀掀亂他的攤，因為他的A片沒有跟他批發。沒有這個道理啦。幹。小劉的比較便宜是不是蛤。對方的檳榔渣吐在散亂地上的DVD上。DVD上的女優嘟著亮紅色唇，一隻手指輕輕地靠在唇上，雙腿坐地開開的。他沒聽清楚那個角頭後來說什麼。他一直在想，這個女孩還真可愛呀。為什麼會去當女優呢。真可惜。年少的時候總這麼想。現在在路上遇到風韻猶存的騷姨浪女、青春正盛的大奶美尻，他只想哎呀呀這個不去拍片太可惜了。這個應該去賣。這個……。

後來那個小角頭在一清專案風聲鶴唳的時候跑出去收會錢，正好被一網打盡。聽說被關去綠島。等放出來的時候仗著自己曾被一清又是一尾活龍。

那年他才十七。警察查了身分證。被抓。還是他母親幫他保釋。母親就在街尾擺了一個小攤，賣糖葫蘆。他不只一次問母親為什麼不讓他一起賣糖葫蘆。母親總是不說。最後那幾年，她總是不太說話，一個人在街上中央顧著一鍋沸熱的糖漿。沒什麼客人。拿著一本兒童習字的練習本，抄著心經。沒事的時候就去旁邊龍山寺早課晚課。他常常忘記母親是不識字的。

警察查抄了他的攤子。雖然後來在他母親的種種搓磨之下還給了他。但他還是發現少了好幾片。尤其是父親留給他的、定價特別高的那幾張張東洋正版DVD。他從此痛恨警察，表面上總還是奉承。但獨獨關了一個小專區，騷樣女警誘惑，網綁男警女囚犯調教，種種警察不一而足。那區生意大好。他不得不多進幾批貨。驗貨

的他總是看得硬挺挺的。客廳的胖電視機底下的DVD播放機遙控器快轉鍵幾乎完全掉色，只留下一片空曠的灰，播放暫停與快退鍵也是鬆垮垮的，不像其他數字鍵，都還緊實。

幹您娘專區。幹您老師專區。啥沒區。後來增設越來越多小區塊讓大家挑片迅速。有用角色區分女僕老師空姐，也有用年齡童顏熟女，還有各種不同口味。剛分類那幾年總是業績長紅，他一天可以賣四、五百片。艋舺總是不缺客人。接完客的小姐他有一個技巧精進專區。花錢點了臺結束的這裡可以意猶未盡。旁邊攤商想學。他嗤之以鼻，分類分區標示雖然也學得像，但內裡就大大不同。他的每一片都是自己細細看過，那些老頭，他看著他們空蕩蕩的褲襠，那些老頭怎麼可能有辦法學得到他的精髓？那細緻的分類，童顏空姐要分在哪裡？年長老師？女僕在戶外跟主人，該放在野外區還是女僕區？只看過外面一層殼的隔壁老頭，怎麼可能學得到他精巧又洞悉顧客心理的分配？

那幾年是賺夠了錢。

誰都想貼他。誰都知道他賺得多。去旁邊的小吃店用餐，還會有姊姊貼上來。一下子就灌他兩罐。但他一個都不要。整個夜市整個廣州街乃至整個艋舺都在議論紛紛。這個人。這個男人。這個年輕男人。這個賺這麼多的年輕男人。身在這煙花柳巷。怎麼會沒有喝過一碗茶吃過一隻魚？他還聽人背地裡下賭盤，誰能夠拿上他。但沒有。一個都沒有。小姐們紛紛認賠。

有人說他性無能。但常常看到他膨脹的褲襠。

有人說他是同性戀。但他會對路上的妹妹吹口哨。

有人說。大家都說。他不可能是在室男啦。一定是你們太醜人家都吃高級魚。姊妹們不服氣，隨手撩起上衣露出若隱若現的胸部，拿著酒杯的叔叔伯伯們臉紅勃起。

到底為什麼。他也說不上來。孟甲還小的時候一直以為還會有乙丙丁。父親的性教育從不含糊。這裡插進去，這裡就會有你跑出來。父親指著電視上的畫面。肉體橫陳，飽滿脹溢。夜裡他隔著門縫看著父母開著電視，但沒有播放聲音，在沙發上演習。有一次他半夜起來廁所，過暈的他並未如過去先從縫隙看看客廳的光亮。直直地開了房門，一陣尷尬，父親說，在為了工作學習，叫孟甲快回去。

那夜他沒睡。坐在床上。一直憋著尿。腦袋不由自主地反覆回放。父親裸著下身，母親雙手雙腳被銹著擺在沙發上。很久以後他仍舊觀看這段回憶，他一直沒能看清母親的臉。

他不敢說。在別人面前脫下褲子。他就是硬不起來。

隔著褲子可以。沒有人的時候可以。曾經的女友摩擦他的褲襠，隔著尼龍布料摩挲得他癢癢的。但女友把他褲子脫下的那一剎那，血液就會瞬間逆流而上。為此他吃過許多藥。威爾鋼。樂威壯。犀利士。還有去保生大帝那裡求來的一瓶青玉色的藥膏。都沒有用。後來也漸漸死了心。看著漂亮女人走過店的時候依舊會勃起，在家裡驗貨的時候依然會射精。但就沒有更多。也不敢想望更多。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後來自己愛看的色情片，女優的年紀越來越大。有時候他下身光裸，把一部一部A片放進光碟機，快進，四倍速，八倍速，十六倍速，等等剛剛錯過什麼細節，倒帶，啊只是交換了體位。逐漸麻木的他需要更多更多的刺激。每周的老闆選片口味越來越重，老客人還會虧他說唉呦頭家喜歡這款的喔。下次幫你介紹介紹。

一清以後，這裡曾經沒落了一段時間。但很快就又活過來了。有一次條通進了一隻活章魚，街上有臉的都去吃了，師傅在他們面前切了起來。一隻被切下來的腳還生龍活虎地亂動，牆上掛著浮世繪《章魚與海女》的複製品。他突然覺得艋舺也像是這樣。像是臺北斷了的那隻腳。熱烈開放。也短小隱蔽。但仍在那裡。活生生

地舞動。他一直以為那隻腳會繼續舞動下去的。

然後有一天，就沒有然後了。

到底是哪一件事先開始，其實他一直不清楚。到底是他先老了，還是時代走得太快。電腦剛出來那幾年他的業績還是很好的。等到網路發達一點，就再也沒有年輕人來他的攤子了。但還是不差。總有些不太會用電腦的中年男子買更多，更多的色情片，過去還是DVD播放器的時代，電視通常在客廳總有不便，個人電腦興起的那幾年他的銷量還曾經翻紅一波。

但後來也漸漸少了。他的流言。他總是心細地一個一個收集。但忽然有一天。就突然沒有了。他意識到流言消逝的那個下午。他枯坐在鏡子前，看著自己略微發白的頭髮。但也沒有很白。沒有太多皺紋。說老也不怎麼老。還是清清簡簡的模樣。賣色情片不算勞力工作。也不好大聲吆喝。總是靜靜的。謹小慎微的。晝伏夜出所以他也不怎麼黑。手上也沒一粒粗繭。怎麼就沒有了呢？那些曾環繞他的彩鶯黃蝶，飛去哪了？那個下午他久久坐在床沿，看著鏡子裡的自己，窗外的陽光一點一點地從他的整張臉撤退，剩下半臉，後來一點也不剩。夜來了只剩墨一般的黑。他起身開燈的時候才想到今天忘記去擺攤了。

那天他突然想做愛。熱切地。這些年他總是跟所有顧客打馬虎言。看過千百萬各式光碟的他，對所有姿態，所有反應都不陌生，他總是可以從容應對千奇百怪的提問與試探。沒有人知道他根本沒做過愛。沒有人。包括玉滿。

玉滿為什麼不看我？他努力地在他數量龐大的色情片中思考眾多可能。但沒有。色情片總是制式的，沒有不成功或頹軟的，總是兩下有意，除非玉滿想要的是……他忽然不敢再想下去。

玉滿第一次走進他的小攤，他就注意到了。高跟鞋敲到他攤前擋著水溝的木片上。很細的一絲聲音，但把

周圍嘈雜的人聲都踩了下去。他看著她的臉。在艋舺打滾三十年，他總是可以一眼辨認，這個是小姐這個是普通觀光客，年紀輕的時候可以分出小姐是坐檯還是賣身，年紀大了點以後甚至可以看出小姐是否剛接過客。剛接過客的小姐身上總是潮潮熱熱的。像發情的小母貓。散發著濃厚的賀爾蒙。

但她呢？孟甲的雷達第一次失準。玉滿穿著紅色的高跟，黑絲襪黑短裙子，一件綴滿小水鑽排成一串英文字樣的T恤。有畫口紅。紫銀色眼影。捲短髮。很多媽媽桑在這裡都是類似裝扮。但她？她一臉不確定的樣子，彷彿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在這裡、為什麼把自己打扮成這樣。偏偏她又氾濫著一股母貓的香氣。孟甲在這裡看過無數奇異的顧客。但他從沒看過她。

孟甲曾經看過一群女大生為朋友挑生日禮物，嘻嘻哈哈，引得周圍挑片的叔叔伯伯升旗注目。也曾有個顧客，出家人，每兩三個月會來一次，喜歡空姐題材，後來還上了新聞。還有客人，看了以後還想退貨，說是影片跟封面照片不一樣，說他騙子，後來有一陣子他在暗巷裡把他那輛用來載貨的小卡車接了電放了台播放器電視機，提供顧客試片，結果引來大批附近遊民，對著小貨卡的後廂打手槍，嚇到不少路人，只好作罷。也有遇過心機靈動的國高中生，他總是不賣，於是他們就逕自拆封，「上面寫拆封視同購買」高中生說，他好氣又好笑。

但再特別的顧客，都沒有她。踩著細碎的脚步，快速地繞了一圈，眼神曾經停留在幹您娘跟空姐兩區。孟甲看著她慌亂的眼神，像誤闖黑森林。輕微的，小小的，求救的，喘息。

孟甲咬了咬牙。把手拿開，改搭在玉滿的腰上。

玉滿那天後來急匆匆地走了。什麼都沒買。只拿了一片三上悠亞一片波多野結衣來看。她走了以後他望著她離去的身影，在川流的夜市留下一道明顯的暈跡，像釋放了很長時間的快門，一道光隨著她身後而去。

等快要收攤的時候，凌晨兩點，街上都已經沒有一般遊客了。只剩尋歡的客人跟攬客的姊妹。她突然踱步出現，讓孟甲又驚又喜，她的表情沒有一絲一毫的反應，也沒有回應孟甲緊迫盯人的目光。

到底為什麼呢。

他遞給玉滿三上與波多，那兩片她曾經停駐看過的。玉滿微微地搖頭，過後，又點點頭。他說一片二十，七片一百，小姐要不要多帶幾片。玉滿搖頭。呼吸急促。遞了四十塊出去。孟甲順手從老闆選片專區多拿了一片送她，一齊放進黑色塑膠袋。

後來好幾個禮拜沒見到她。再見到，她的臉上的妝又更濃。像是剛學習化妝那樣。層層的眼影堆積。睫毛膏成塊地糾結在睫毛上。唯一不變的是她氾濫的賀爾蒙。她其實長得一點也不漂亮。穿著也奇怪。在街上那些玩俄羅斯方塊小精靈的老頭遊民，總會在那些扭曲的暗處給路過的美眉打分數。這個五分，鬼啦這個才三分。嘖嘖嘖這個有九分喔。喔喔喔。男人的眼光掠過電燈泡垂墜的電線。喔喔喔。這個正點。

但他們並沒有幫玉滿打分數。

但她就是對他有一種奇異的魅力。孟甲說不上來，也不是成熟的韻味。反而好像還是倒過來，偏偏年華老去的她，硬是要拙劣的追上整個人生最後的青春，露出一點尷尬，一點疲憊，一點身心皆不由己。

這幾年生意差，孟甲無聊的時候，就坐在給顧客挑片的紅色塑膠椅上，望著這條夜裡繁華無比的街道，總會想，走過去的每個男人女人，都會是怎樣的色情片？那炙夜裡無可奉告的愛慾熱火，會是什麼樣子。那年輕的男孩看起來性慾旺盛，那女孩靦腆羞怯，在床上會不會倒過來呢，如同女僕大反攻一六六集。那父女樣的兩人關係特別總勾著手，出了社會女孩還會勾著爸爸的手嗎？他不知道，或許亂倫區從左數來第十四片裡面有答案。



川流的顧客看久了，也不由得想想自己，這一個小小的DVD店鋪，在別人眼中自己會是怎樣的色情片呢？會是大男人，粗暴，簡單。還是紳士，優雅，體貼。他忽然發現自己並不知道，看了這麼多年色情片，他幾乎無法想像自己是任何一個色情片裡頭的主角。三十多年生在這樣方方框框的店裡頭，販售過成千上萬的A片，成千上萬的角色，成千上萬的劇情。那麼他會是誰呢？他腦子不斷快進，試圖要把這些年看的所有A片在腦海裡播過一次，直到找到他自己。

直到看到玉滿。他發現，她也是不屬於可以在A片裡找到的類型。

色情片裡的女人不是青澀，就是有把握，不是貌美如花，就是風韻猶存。沒有像她，乾癟垂墜的乳房，像隻衰弱卻容易受驚的母貓。或許，他第一次這麼想，或許，他跟她可以在同一支色情片裡頭。想到這個念頭讓他下身一陣墜熱。射精了。

把攤子都收回小貨卡以後，他偶爾會走回街上。大家都認識他，也只有不識相的妹妹才會貼近。這一兩年政府新南向免簽，很多越南妹泰國妹來旅遊打工，為艋舺注入了一股新鮮氣息。到現在還有很多老一輩的人跟年輕妹妹說這裡以前可以行船，講得口沫橫飛，像是自己經歷過一樣。他總是嗤之以鼻，艋舺早乾涸已久無以行舟。孟甲之前看一個新聞報導，說是多久沒打手槍前列腺容易發炎或結石。堰塞填滿。一點一點慢慢凝滯。停下。歲月至此，磕磕絆絆。細流遺精。垂軟。腥臊氣味。

但也並未完全老去。這小小的邊陲聚集了眾多遺下的老人遊民。過了五十歲以後他才放下矜持。收攤後偶爾也混進他們裡。一起打小鋼珠、玩俄羅斯方塊。五十歲前他清楚地意識自己作為整個艋舺的樣板，總是衣著乾淨簡單，他最厭惡那些口沫橫飛但上廁所滴滴答答的老男人，艋舺的廁所總是臊腥氣味，無人的後巷也是，歪曲龜裂的水泥地板，泛著一層油光的潮濕地面，檳榔渣，菸蒂，便溺痕跡。

這些他從來不做，他知道艱難總有幾雙眼睛盯著他，就算如今流言經過他而非他經過流言，但至少還有幾雙眼睛，至少有幾雙，否則何以解釋他一去小鋼珠店就業績長紅？早幾年他跟人家湊了分子在青山宮遶境時搭了個紅壇，現下大家不也都學他，他也不屑了。A片。分類。紅壇。小鋼珠。他一時也想不了這麼多這些年引領潮流的證據。只想著記下幾條，下次有人找他搭話的時候，至少有些事情可以說。

直到玉滿來了第三次，他才第一次搭上話。

孟甲一直沒有搞懂到底玉滿買色情片做什麼。雖然玉滿年紀大約六十初，但他不相信玉滿不會用智慧型手機。現在手機上網隨便就是一手好片，可以直接快轉前進倒退，既不用花錢又簡單方便。他一個老客人雖然會使用手機看片，但偶爾還是會來他這裡光顧，說是一種懷念味道，「以前齣，」老客人菸抽得多有重重的鼻音：「以前在你這邊找到看起來水的片都要趕快提著褲子回去捏。」他說：「回去一播才知道自己有沒有買成功。」

期待又怕受傷害，買片回家到播片的當下都是忐忑。他有許多老客人現在還會偶爾來買片都是為了這個。不然隨手滑過網路上全部都是精彩A片。

那麼玉滿又是為了什麼來的？女人四十如狼似虎。她也早已過那個年紀了。寡婦？看起來也不像。為什麼偏偏要到實體店面來，還努力打扮。孟甲羞羞地想，該不會是來找他的吧。隨後臉上的暈紅又褪了下來，或許不是他？這裡滿滿皆可能的恩客，玉滿這身打扮，走在街上，沒有像孟甲一身色情片橫練的功夫，怎麼看得出來她不是賣的。

說不定，她是想出來賣的？

她這次挑了一片蒼井空。孟甲很小聲，很小聲，用他覺得小聲就不會傷人的聲音說，妳最近是不是缺錢。

玉滿猛然抬起頭。眼睛瞪得大大的。呼吸濃重急促。用力地搖頭。然後孟甲第一次聽她開口：「按怎按呢問？」

孟甲不知道怎麼說，只停頓了兩三秒，說妳穿這樣畫這樣，人家會以為妳跟站壁的一樣。她低頭看看自己的服裝，靠近孟甲的耳邊說，這樣像嗎？他點點頭。玉滿露出迷人的、詭異的微笑。

他現在知道那個微笑是為什麼了。他一點一點把玉滿的衣服往上拉。他已經許多年沒親眼見證女人的肉體。今天玉滿穿了一件黑色緊身，上面用亮片排成一朵天堂鳥。退去衣服以後，略顯鬆垮的肉就散了出來，他雙臂環著玉滿的胸，要解內衣的釦子，怎麼就解不開來？

孟甲有些慌張，課前練習沒算到這塊。都怪老師們把這件事完成得太過簡單。他急匆匆的想解，吸氣，吐氣，不能被玉滿看穿。吸氣，吐氣。玉滿以為他經驗豐富。他也以為自己能算是經驗豐富。現在不就正在搞著寂寞的人妻嗎？有兒有女，生產完拉拔兒女長大。丈夫對性多年失去興趣。

玉滿穿著這樣是想被問吧。隨便開個價，就可如魚得水。他後來想想這招也真是聰明，看不上眼的哄抬天價，對眼的隨便報價。自己選自己的恩客。不過最後她也沒在外頭找。只找了最有經驗的他。他忽然聽到不知道為什麼樓下乒乓作響，但他沒理會。

該死的內衣，怎麼還解不下來。

該死。該死的小屁孩。今天有幾個年輕男女拿了臺攝影機麥克風，說要做萬華街訪，說萬華是老人的迪士尼樂園。他們沿街採訪唱歌喝酒下象棋，後來採訪到他，他先是說不想上電視，那人說不會上電視啦，我們是放在網路上。孟甲聽到網路，擺了擺手，轉過頭。年輕人把攝影機督到他面前熱切地說，阿伯，我們會打馬賽克啦，馬賽克知道是什麼嗎。

孟甲第一時間不知道應該要生氣還是該笑。馬賽克。我認識它的時候你們還沒出生呢。但他沒有這樣講。他只是隨意地指了指個堆放片子的小區塊，說那裡的都是有馬賽克的。

年輕的孩子們大樂。用他堆疊的A片把畫面塞得滿滿的。他有些飄飄然。他們說阿伯你真有趣。他忽然覺得他也真是有趣。念及此讓他下體劇烈的膨脹。好難得。好一陣子他總難勃起。最近進的貨他也不像年少時一一看過。有些片就照著廠商給的分類隨意上架。顧客說，老闆你這片有問題。他說沒有，他其實自己也沒看過。

採訪的小妹妹注意到他的勃起。還要攝影小弟拍了特寫。讓他又脹得更大了。他們問孟甲，阿伯你一定很有經驗齣，他沒有說話，只微微抬起他的下巴，露出謎樣的微笑。

妹妹問阿伯現在一個月可以幾次。孟甲說唉呦不是算月的啦，算天的。眾弟弟妹妹們驚訝。他不害羞不靦的順手把放在女僕區的一片拿起，嘖嘖兩聲說這應該擺放在莊園區，又側著頭思慮再三。還是放在野外？掂著情色片的外殼，日系女優身穿比基尼噉嘴嘟唇，手放在下身，背景是個小湖泊。

一旁的男孩拿起放在老闆選片旁的、這兩年為了增加生意而多進貨的飛機杯自衛套，對著攝影機放在下身套弄了兩下。女孩搗著嘴笑，他有些不悅，他不應該才是主角嗎？他是整個萬華鎂光燈的焦點。只有他，在各種打黑掃黃中存活，只有他才能明目張膽，只有他……。

他終於把玉滿的內衣解開。

輕輕地。像誤闖森林的小白兔。不。或許該像個大野狼？垂墜的胸部在他面前開放，他還記得有一次他在小學園遊會的時候玩到散場，親眼看著充氣拱門洩了氣，他站定在那裡慢慢地看剩一點點氣，一點點，直至乾癟。母親後來的胸也乾癟，父親有沒有在艋舺找過女人呢。母親後來念了好多年經。紅色的糖葫蘆晶瑩閃

亮。他在想什麼。他把自己的頭點了兩下。

「阿伯你說哪國的妹妹最緊。」帶著眼鏡的男孩促狹地問。他把自己的頭點兩下。從美好時光的回憶裡把自己喚回來。他一時之間沒有意識到他們在說什麼，側著頭，也沒有多問。男孩又問了一次。他說我不知道捏，年輕的都很緊。

他把自己的褲子脫掉。沒有硬。

今天，整個艋舺的流言又充滿了他，熱紅紅的他的臉流著汗，他正收著他的貨品。在這裡是賣不下去了。他把那些熱烈濃豔的色情片放回一個一個箱子的時候，她來了，她說，其實她沒有說，她只是一個動作，一個眼球的回眸，一瞬間的電光感應，於是他迅速的帶她到貨車的副駕駛座。

她學得可真好啊。

他就沒學好。男孩問他幾個問題的時候他還沒回過神。後來男孩有點咄咄逼人，他沒有理解一切，再後來，男孩問他阿伯你是不是沒有性經驗啊，是處男，不是處男，旁邊的女孩吃吃笑說，是老處男。他現在回想，那時候的話未必真有惡意，但他還是忍不住了，他的聲音讓整個夜市顫抖，每一片色情片的塑膠外殼彼此撞擊摩擦，發出一長串喀啦啦啦的聲響。

「操，恁杯是在室男幹您娘的沒事。」

整個艋舺沒有那麼安靜過。路過的人群是。打小鋼珠的是。打架的遊民是。隔壁攤商是。空氣像是在那瞬間凝固。小時候他看著母親煮糖葫蘆要用的糖漿，只稍稍關一會兒火就會凝固，貿貿然伸手沾吃燙得一嘴麻癢。沉默也讓他周身發癢。大家都看著他，大家都看著他讓他下體又充血，但他不知道這次有沒有人注意到。

夜市人潮走過一批又一批。很快的新的一批就不知道在這裡舊的故事。但他知道，隔壁的時鐘攤子滴答答

走的知道，前面他偶爾抱著暴富的念頭會去買的彩券行知道。但玉滿不知道。

玉滿真的不知道。

他幻想著旁邊沒有玉滿。只有他自己，小小的他偷窺門縫裡的色情片，好燥熱的情慾。那些體位與動作。他熟悉的畫面與聲音。但他硬不起來。他真的硬不起來。

玉滿把手縮回。說了句沒關係。然後把內衣拿起來。重新穿上去。警察把門敲敲門。臨檢。玉滿忙忙的把衣服穿好。穿得更好。開門。

他還沒穿上褲子。玉滿再三堅持她不是出來賣的。警員不相信。她要她把證件拿出來。玉滿哀求。她的配偶欄……證件拿出來。裡面的先生，穿上褲子，證件拿出來。

玉滿開始哭，他有些詫異，很努力很努力地哭，但哭得沒有很真，他浸淫A片多年早就習於沒有感情的眼淚。但這個哭倒引起警員的注意，因為平常被查緝的娼妓都想趕快罰錢了事，甚至也不演跟恩客其實是男女朋友的戲碼。她倒奇怪。警員招來另一個警員。和另一個。和另一個。玉滿的哭聲把查完其他房間的警員都引了過來。別哭了。年輕的警員不知所措。老一點的蹲下，仔細地看著她哭花了的眼暈。

他還是沒穿上褲子，光裸著。他走到門口，玉滿的旁邊，蹲下。眾人詫異的看著他。他雙手碰上玉滿的肩膀的時候感覺她輕微的抖了一下，啜泣聲緩了一小個節拍，但其他人都沒注意到。

這次終於對了。他的陰莖在眾人的目光下勃起。劇烈的。他從來沒有這麼熱烈而充血。硬挺挺的。一點都看不出來是一個老伯的陽具。警員們直盯盯地看著，隨行的旅社經理看著，玉滿也緩過口氣，靜靜地看著。

此刻比他一生都還要燦爛。他腦中迅速回放每一個煽情躁動的夜晚。A片。放著色情片的小貨卡。年少時貼上來的妹妹。父親母親。他的陰莖過度充血而感到疼痛。但這樣很好。這樣最好。他叫孟甲，今年五十有一。

我的證件在這裡，你們可以拿去。我是在艋舺賣A片的，下次去可以給你們打折。沒有人說話。他還脹硬著。時間滴答滴答響。世界在他面前膨脹。他一遍又一遍地說著。我叫孟甲。今年五十有一。我叫孟甲。今年五十有一。

作者介紹

蕭信維

一九九七年生。天蠍座。喜歡睡覺。但不擅長。跟我所有喜歡做的事一樣。

評審意見

平路

臺北艋舺是故事場景，A片小攤老闆做主人翁。作者在段落中放上些許笑點，回溯中推動劇情，更增加閱讀趣味性。

小攤老闆A片的分類制度甚有巧思，分成各種小區塊幫助顧客挑片迅捷。卻不只趣味，這暗喻著A片所由生的商業機制，看來千奇百怪，其中公式井然，女僕、護士、空姐……在預設的模組中按表操作，指涉著分類的制式化。

然而女主人翁玉滿呢？不符任何A片產銷規格的玉滿，歸諸哪一類？

為什麼A片小攤老闆販售過成千上萬的光碟，他本身需要的恰恰不是類型，他需要屬於自己的觸媒與燃點；玉滿對於男主人翁所挑動的，以及男主人翁漲溢堅挺所需要的，落在各種分類之外！似乎隱喻著慾望的領域，人們最坦誠與私密的「自我」，與一般認定相反，並不屬於A片制式化所能夠規定或限縮的範疇。

這篇易讀又生動的小說，顯示人心是曲徑。每人心底無可奉告的愛慾熱火，其中曲徑通幽，而觸媒與燃點，必須經過私密而不被制約的化學作用，這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可貴可嘆之處。